

家蜂蓄養記 完

家蜂蓄養記

完



家蜂蓄養記自序

夫蜜蜂者靈虫也。有君臣之義，有朋友之信，有禦侮之勇，有乾之勤，不素食，不聚淫，作巢工且敏也。其有此令行矣，因所為亦靈哉。是以造化之多產，無有可比易之者，宜哉。人貴之也。嗟，真靈物也哉。先人嘗謂余曰：人若蜜蜂，勤何事不成，況於有居乎？可以人而不如虫乎？小子服膺以為不可謾，今猶不能忘。雅與子姪言焉。我日東國處，出名產，歷而彌多。物皆以其物有偽物，鮮矣。特未能無之，其唯蜂蜜乎？願多真物而無偽物，雅與同志言焉。夫南方溫暖而有家蜂，北方陰寒而有土蜂，若有能養之而得其宜，蓋土蜜亦得如家蜜乎？又未嘗有蜜蜂之所，若有能移之而得其情，蓋西北亦得如東南乎？而真物已多。

真

僞物自廢是人之所望矣。翅刀圭家夫雖中夏多產而物至其少矣。小人爲壽張動有亂真者。先達惡似非是以盡明辯其於擇蜜亦復詳也。由是謂之僞多真少乎。又博物君子有能言蜜而違其實。是唯因耳聞之而目未見之乎。乃知蜜蜂之少矣。今茲寬政辛亥之季夏。偶過目黑先生。談及于蜜蜂。不揣余孤陋來需筆之。於是乎以治療之暇。避暑之間。敢妄撰述。名曰家蜂蓄養記。序以爲贈。是嘗聞先人及余所見也。極知多遺漏。請君子補焉。

寬政三年辛亥秋七月書于

東都龜島旅宅

久世敦行撰

家蜂蓄養記

蜜蜂有君王

紀伊國 久世松菴撰

古人稱蜜蜂有王。今人亦謂然。余始聞而疑之。後見而信之。夫稱王者其爲形也似蠱虫。長而有縕色。比之其諸臣最爲長大。其爲氣也溫厚和平。天姿拔群。是豈與諸同孔而生者乎。是故王所生之孔以之其諸孔。大且深矣。諸所生之孔列在房之橫。王所生之孔特在房之端。而直向于下土。君臨民之象乎。異哉。此宮也。蓋以爲其初諸知王將起而造作乎。將有受命者而經營乎。抑王與氓並作乎。是未可知也。余見諸宮未在于王子。故闕如也。夫王之在宮幽隱深遠。群聚衛護。見之難矣。唯分敷之秋。蒙塵于外。見之易矣。

稱

矢陳也

故始聞而疑之、後見而信之、今茲稱儲宮者、假謂王子之所在、實房下之大孔也、見此之術、矢于次篇、視儲宮之術

攬拔草也
攬觸也

壁

小子嘗過庭、大人謂余曰、汝見儲宮乎、曰未也、曰吾教汝、勿輕卒、如宋人之握禾、勿暴雨、如馮婦之攬虎、汝定汝心意、而後左右攘臂及肩、左維持、右臂以壓襟、莫使之撥、而後執器之蓋、其心如執玉璧、大圭、跂階如也、如不勝、而後以手入宮中、其意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上慎旃哉、敢勿犯訓、詩不云也、莫予荇蜂、自求辛螫、予其懲而愆、彼後患、是我善彼、亦善我、雖有毒尾、無敢觸、譬豈如探虎穴之難乎、是亦如拔田穉之易矣、乃就房之端、徐々動指頭、使諸倚左右、而後可以蒞視、果有大孔、向下、所謂儲宮是也

有

夫要見此孔之有無者、前知當年其分不分、其分多少、寡也、若見孔一則知分育一、若見二則知分有二、若三亦爾、而分許多、至于四、至于五、凡分寡可也、分多不可也、不分四五年、或六七年、或八九年、猶尚可也、何則、群者彌群、強盛、今嫌分許多、本末共涸也、傳所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分而可也、如都城過百雉之類、是巢之害也、王元之云、小人貪其利、恐其分刺其子、不仁之甚矣、實有如斯乎、可謂狡智也、然大知蜂我、可以見嫌分、凡視此儲宮者、不察而知分矣、豫營藏蓄之器、與築檀之地、是可也、小子謹受教、遂巡而退

藏蓄之器製

蜂不嫌器方圓任意而可製作方者有便今茲謂之

圓者以之可準知也木厚四分許長尺七八寸或至
二尺底板長於三方可四五寸名謂之舌為此舌者
蜂有便出入且為遊息幅尺二三寸為蓋於前如令
書櫃之蓋為講於上或不為之唯釘而可也不為構
於下有之反不便也因之於蓋之下兩端之內外釘
于其底板其釘之者為使其蓋不倒于內外也且為
烈風之備也又為空道也蓋之下端當舌之所尺二
三寸間於一寸間為二空廣二分有奇逐寸及尺不
可廣大僅可容蜂若製失宜階之為禍大者有數害
一曰紅娘子夜而入之雖不害蜂多嘬其蜜二曰蟪
蛸亦夜而來直食其蜂三曰山蜂或稱獅子蜂取名
於猛威也彼終日翱翔蜂懼殊甚矣於器之空際出
入遊息者有一見之恐懼戰慄狼狽藏隱未得竄者

獅子奔突取之齧之或攫搏去又少焉翔回直下驅
之而或不得遂入空內群蜂振翼聲聞于外此時開
蓋見之一獅子與群蜂頓頓拊拊鎮壓重積忽韜獅
子之形群蜂為一團丸右旋左轉如盤走壁終隨于
外既而彼斃此亦解圍有直歸巢中者有傍養傷痛
者有負斃敗入內者有別死尸出外者其形態之狀
不可卑言矣此之役也諸毀傷者不為不彊而死斃
者及數十頭是其所得僅一而所失實多矣是此之
禍一緣空也故曰不可廣大僅可容蜂又瘡虫好食
蜂然在于器外不入于器內凡製器之所專要在蓋
之機關也

為壇之高卑

壇高三尺五六寸從橫隨器之長短位置據土之高

卑宜以樵執中不可一槩拘夫秋水汜溢卑濕之地
宜高作之其高者可則可矣過猶不及蓄養掃除或
有不便其卑者若不充尺蟾蜍有登之夜中屢吸蜂
此害不少矣又或作棚欲比置器長短高下當隨其
宜若其新分者莫俄以舊器一有誤入之彼此相戰
鬪互多致毀敗若不得已而欲以置之為以漸近
之莫以俄近之漸者何也謂其馴居之有日也俄者
何也謂其馴居之無日也凡欲移易居處宜於夜中
蓋簪以紙塞其空道而後為移易之明日雖翔噪於
舊處無有不復歸王者也

蜂器之位置

蜂器之位置宜東南面好陽和溫暖也不宜西北面
嫌陰冷五寒也宜擇置之若夫居處有廣狹通塞適

不適之異何以謂之適則其出者如射矢之直疾其
入者如懸星之斜落是因廣通也不適則其頓者如
鷲之升天其頓者如燕之反行是因狹塞也若有諸
不適恐不安處又蜂嫌爨烟勿薰近巢宜常避之恐
出亡矣又狹隘之處欲比置器者宜設色蓋面而以
為分別則彼易見而無相誤先人嘗於蓋面畫方圓
使彼熟視而後比置之無有相誤者是嘗所試舉以
言之凡茨器以茅或瓦藁竹木亦當隨其宜冬則茅
藁覆而溫之或以垣之使避風寒春暖則除之秋冷
則為之

彼此為戰鬪

若夫王子羽翼既成分定而一出者義在不再入乎
其新分者有誤入舊器則相聚攻之不死不措也此

復私讐者乎將耻衡行者乎蓋是執事之臣而行王
命者也不然有所得罪乎可見法嚴性烈也其新分
者君義臣行救其急難勇敢猛憤矯々振翼疊々鳴
羽弥出弥多彼此戰鬪得時猶未止而其敗死者不
可舉數也此之戰也新分之敗死三而減一者猶且
生育也而減二者豈能生育乎余嘗見此鬪謂先人
曰今以孟烏張蕪之辯力豈能解之罷之乎况於吾
儕乎嗚呼餘蜂靡有子遺如何而解之罷之大人曰
吾能罷之語不云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其
悟不可諫者而知猶可追者何難之有即令塞而器
之空道斷來者之通路少焉移新分之器而後察而
憤之止乃各瓮前之塞時見諸悅出似無憤怨者於
是乎得全其餘小子怡悅

蜂王為分數

夫蜂之分者昉自暮春迄于仲夏其分之前諸出巢
翔噪為將分之狀而亦有屢止或有直分於陰雨而
不分至快晴而分數又每日至子未刻則諸出巢翔
噪俗謂之八時噪少出而不多翔噪而不亂卑飛而
不高近回而不遠所謂應潮上下是也偶當分之時
亂噪有似分然勢異于分夫王之分也諸高飛者一
丈五六尺或二丈許四方四隅在六七間東飛西還
南翔北去往復甚疾不見其形如飛針如引索薨々
有聲營々不絕可小半時而分漸定或有如斯而希
不分亦不遠而分或明日而分或隔日而分凡其飛
高者其往亦遠其飛卑者其止亦卑卑者數近高者
去遠又或有遠去而終不知處是故欲使其高者卑

其遠者近即以水及砂高投其鄉所高者自卑遠者
自近夫將分之時視諸亂噪初似不知其止所後多
鄉于行在所王之所止諸亦從止是以視者占其止
所其所好敷大樹凹凹薨標檐端多於屈曲或敷如
扇或圖如罍夫欲納之器者先見其敷所而以索縛
器後以為懸之備乃察王之所在視其盡盞簪而後
可納之其納之術袒裼臨之於其敷所動左右指頭
徐徐入蜂中臨半離之機一旦投納之彼雖大亂噪
我莫以懼之多無毒而已或以箒拂納之是亦可以
為也然如手為之乎王得入器則雖散亂外者多而
群聚內者少矣皆入以從王也王不得入則雖散亂
外者少而群聚內者多矣皆出以歸王也是故納之
者要王之所在既得納之器暫懸之其窠以避其盞

簪從而以蓋之後移之置處即可以養之凡養育以
蜜酒飴飴合酒水上火解之使之淡薄濃者粘足蜂
殊嫌之又寒冷溼雨宜以養之

黑蜂無毒尾

黑蜂之生在三四月黑蜂多生則王亦生而後有分
黑蜂其形大於諸小於王不類于諸不似于王其色
黑矣故名曰黑蜂無毒且不才蜂中之饕餮者唯素
餐已矣是故諸憎之追出巢聚害之得其生也總一
二旬後出皆死王元之曰王之無毒似君德也彼之
無毒亦似王乎是不啻無益反費食衆饜宜哉其害
也古人不言非不知焉蓋以為無用乎夫無用者不
足言也余亦何贅乎

蜂器有生虫

器內有生虫而蜂散亡或曰虫生自屎或曰為巢以
蠟屑落生虫二物不能無之蓋齷蒸而生也若此二
物積而歷旬則生白色細虫故器內六七日而可以
掃除之此虫易長若歷三旬則小者重分大者過寸
稍隨其長穿穴于巢引縷于房纏系如蜘蛛橫如織
蜂殊嫌之虫之所在忌而避之從復侵之終知不免
則捨巢去凡出亡者必有以也為蓄養者宜以察之
世上不求實而忘說吉凶遂使人傳虛是無他矣蓄
而鹵莽之則彼亦鹵莽而報予也幸有止其行可以
納之新器莫復置之舊所欲其安處無若仁愛勿多
為利恐不繁蓄

附言

余嘗視此墟曰我夙不能知之而使汝至此極

是吾之過也汝能忍小不料亂大我邪汝邪虫
乎天邪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
出于天有時違焉是出于爾者反于爾者也汝
有君臣之義又有乾々之勤我常於汝是有望
焉今汝自作不拂不除虫逸日休汝勞日拙將
待天耶將待人耶何豫不以謀之而出亡之為
也嗟何怨何尤是汝之鄙也我言雖如此恐復
蹈前轍是以敢載之為後車之戒也
取巢中之蜜

夫取蜜之時在九十月其取之者取之于一方將取
之方以小鐵槌徐扣器外五六十許要勿使之驚扣
其左則蜂移右扣其右則蜂移左而見其移若猶未
也復當扣之及應手得意持刀可切巢不可使之傷

不可使之怒我莫逆之彼無敢毒夫取蜜之數可三分之一或曰可取半當隨巢之大小因蜜之有無或曰每年不取蜜則蜂情而不勤不知此言實然也吾蓋其乾々彼之性也如勤與惰豈因蜜之有無乎若有拘此言無害天物乎今以此切巢置之別器內傾則蜜流垂俗謂之垂蜜是為之最上味純厚而色清黃也又殘孔內未悉出者盛袋絞之悉以取之比之垂者味淡薄而色濁赤也其淡薄者以孔內之子共絞相混也色濁赤者以巢房之穢共漏相雜也故呂不及垂者然是皆蜜也非如雜他者是以貯之歷年

附言

製蜜蠟之法

鍋內入巢以水煮之得其沸和移之別器待冷

取之蠟浮于上水沈于下任器班形而蠟與水相接之際穢物悉聚在蠟之下宜刪去之猶未清潔再以煮之煮法如前猶未可者及三四五而後得焉

辯蜜之辟說

王充論衡云蜜為蜂液此言實然矣哉我鄉之童子有好食蜂者余亦嘗味之是皆蜜也嘆曰宜哉童之嗜也即知蜜者為蜂之液也夫蜂之成蜜從上吐之乎從下出之乎不可無分別茲視作其巢即以口為之由是謂之蠟從上吐之蜜從下出之彰々乎明也人謂蜜為蜂澀是不亦宜乎或云蜂著花液入置巢中諸釀之則化成蜜此言雖近理然蜜者蜜也其蜜而成之是

未可知者也何以謂之有見彼著花液置巢中
未見其他而為蜜者也果釀成蜜乎將以為食
乎是未可知者也陶弘景曰蜂須人小便以釀
諸花乃得知熟狀似飴須藥李時珍曰蜂采無
毒之花釀以大便而成蜜所謂臭腐出神奇也
此二說一以為人屎一以為人溲何鉅語如斯
也蓋二子聞蜂之便互誤為人之便也然其言
不類共乖戾矣余嘗見蜂在諸花者未嘗見在
不潔者也又嘗見蜂後趾著花液者未嘗見須
人之溺者也是可以見牽強為辭工則工矣然
失其實故曰因耳聞之而目未見之也

家蜂蓄養記 畢



